

《饥饿游戏》作者全新作品  
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

UNDERLAND  
CHRONICLES III

# 地下城

## 温血诅咒

[美] 苏珊·柯林斯 (Suzanne Collins) 著  
黄静雅 译

GREGOR AND CURSE  
OF THE  
WARMBLOODS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

UNDERLAND CHRONICLES III

地下城  
温血诅咒



GREGOR AND THE  
CURSE OF THE WARMBLOODS

[美] 苏珊·柯林斯 (Suzanne Collins) 著  
黄静雅 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地下城·温血诅咒 / (美) 柯林斯著; 黄静雅译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3. 9

ISBN 978 - 7 - 5104 - 4612 - 2

I. ①地… II. ①柯… ②黄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 IV. ①I712. 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11497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01 - 2013 - 5178

GREGOR AND THE CURSE OF THE WARBLOODS

Copyright © 2005 by Suzanne Collins.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cholastic Inc., 557 Broadway, New York, NY 10012, US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New Word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

## 地下城·温血诅咒

作 者: (美) 苏珊·柯林斯 译 者: 黄静雅

选题策划: 今古传奇文化 责任编辑: 丁媛媛

文字统筹: 吴晓龙 封面设计: 刘 军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 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 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160 千字 印 张: 10.375

版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04 - 4612 - 2

定 价: 28.00 元

##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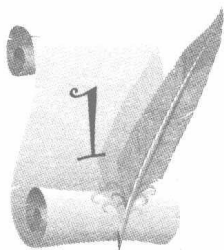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献给卡普

# 第一部分

## 瘟疫



格雷戈尔盯着卫生间的镜子愣了一会儿，这才鼓足勇气缓缓地打开了那份写有预言的纸卷，然后将写了字的一面对准镜子。通过镜子的反射，格雷戈尔看清了预言诗上的第一行字，那是预言的名称——“温血预言”。

像往常一样，这几行字让他感到非常不适，那感觉甚至一直蔓延到了胃里。

这时候，屋外传来一阵敲门声。“小靴子要出发了！”八岁大的妹妹莉兹喊道。

格雷戈尔立即松开纸卷的上端，让它卷回原样，然后将它迅速塞进牛仔裤屁股口袋里，把毛衣往下拉了拉，遮住了口袋。目前，他还没打算把新预言的事告诉任何人，若非万不得已，他

将一直保守这个秘密。

几个月前，就在圣诞节将至的时候，格雷戈尔经历九死一生，逃离地下王国回到了家中。在他眼里，地下王国是个位于纽约城地下的黑暗世界，是会说话的老鼠、蟑螂、蜘蛛，以及各种超大号生物的家。那里也有人——他们皮肤苍白，眼睛呈紫罗兰色，于十七世纪时来到地下，只用石头便建造了气势磅礴的王之城。到目前为止，王之城的人们仍在为格雷戈尔是英雄还是叛徒而争论不休：在上一次的冒险中，格雷戈尔放过了一只名为灾星的白色幼鼠。而这一举动在很多地底人看来，是不可饶恕的，他们坚信，总有一天灾星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。

王之城的现任女王尼莉莎，是一位拥有先知能力的羸弱少女，这一超凡的天赋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，反倒让她备受折磨。格雷戈尔上次离开时，就是她把那张写有预言的纸卷塞进了他的口袋。格雷戈尔原以为尼莉莎给自己的是那段已经解决了的“灾星预言”，没想到打开一看，却是一首新的恐怖预言诗。

“这样可以时不时拿出来看看，反思一下。”尼莉莎这样说。看来她的话也不算错——“温血预言”的确需要“反”过来看，要是不借助镜子，你肯定无法明白其中的意思。

“格雷戈尔，快啊！”莉兹再次敲响了房门。

格雷戈尔打开门，发现莉兹正和两岁大的妹妹小靴子在

一起。尽管今天不用出门,但她们仍全副武装:戴着帽子,披着外套,穿得鼓鼓囊囊的。

“我要尿尿!”小靴子尖叫着,一把将裤子拉到脚踝那儿,跌跌撞撞地向厕所跑去。

“要先进厕所,再脱裤子。”莉兹不厌其烦地提醒道。

小靴子扭捏着爬到马桶上,“我现在是大女孩了,我能自己尿尿!”

“说得好。”格雷戈尔说着,冲她竖起了大拇指。小靴子对着他甜甜地笑了。

“爸爸在厨房里做饼干呢,那边的烤箱正开着。”莉兹边说边揉搓着手,好让自己暖和起来。

公寓里寒气逼人。过去的几周内,整座城市的气温创下了历史新低,这也给城市供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。由于缺乏维护,加上锅炉力道不足,整栋楼的供热管道很难让人满意。住在这里的人叫苦连天,已经给市里相关部门打了好多电话了,但依旧没什么改善。

“快收拾好,小靴子,要吃饼干了。”格雷戈尔说。

小靴子听到哥哥的声音,连忙扯下近一米长的厕纸,开始自己擦屁股。每当旁边有人想帮忙,她总会说:“不要,我自己能做到。”

格雷戈尔在确保她洗完手、擦干以后,准备弄点保湿霜涂



在她皴裂的皮肤上。就在格雷戈尔即将去挤瓶子的时候，莉兹及时抓住了他的袖子。

“那是洗发液！”她提醒说。这些天来，莉兹对什么东西警惕性都很高。

“没错。”格雷戈尔连忙换了个瓶子。

“有果冻吗，格雷戈？”小靴子满怀希望地问道。

格雷戈尔被小靴子对他的新称呼逗乐了，他一边将保湿霜涂在小靴子的手背上，一边不由得笑了起来。他被她叫做“格——戈”已经有一年时间了，现在她终于能往里面塞进一个“雷”字了。

“有葡萄果冻。”格雷戈尔说，“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，你饿了吗？”

“太好了！”小靴子说。格雷戈尔一把将她背了起来。

格雷戈尔背着小靴子来到厨房，一股温热的气流扑面而来。爸爸正从烤箱里取出一盘饼干。看见他能起床做顿简单的早餐实在太棒了。要知道，爸爸在地下王国被老鼠们关押了近两年半的时间，逃出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。格雷戈尔第二次从地下王国回家时，正值圣诞节，那次他特意为爸爸带回了不少特制的药品。从目前的状况来看，那药的确起了作用——爸爸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发烧，手抖个不停了，甚至还略微长胖了些。虽然他离完全康复还有一段距离，但格雷戈尔一直期

# 地下城

望着那些药能够持续有效。如果一切顺利，等秋天来的时候，爸爸就能重新返回学校，继续做他的科学老师了。

格雷戈尔将小靴子放进已经裂开的红色塑料婴儿椅中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把椅子他小时候也坐过。小靴子用脚跟欢快地踢着椅子，热切地期待着早餐的到来。爸爸做的饼干看起来非常美味，特别是相对于月末的伙食来说。要知道，整个家庭的运转，都得靠妈妈每月初那点微薄的工资维持。每到月末，家里的情况总是十分拮据。但爸爸却在此时，给他们做了饼干，煮了鸡蛋。小靴子还能喝上一杯稀释苹果汁——大家齐心协力才省下了这么点儿——其他人都在喝热茶。

爸爸让他们先吃，然后端了一盘去送给奶奶。就算天气有所好转，奶奶大多数时候也会待在床上，不肯挪动半步。为了能让奶奶暖和一点，他们在床上铺了电热毯，盖了厚厚的被子。尽管如此，格雷戈尔每次去看奶奶时，她的手依旧冰凉冰凉的。

“果——冻，果——冻，果——冻。”小靴子像唱歌一样喊道。

格雷戈尔帮妹妹把饼干掰开，在每块饼干上都放了满满一大勺果冻。小靴子立马狠狠咬了一大口，弄得满脸都是紫色的果冻。

“嘿，好好吃，不要把它们都涂在脸上，好吗？”格雷戈尔

说。小靴子听了这话，咯咯傻笑起来。每当小靴子笑的时候，她周围的人总会忍俊不禁。那种小孩子特有的傻笑声，听起来相当有感染力。

格雷戈尔和莉兹必须迅速吃完早饭，要不然上学就要迟到了。

“别忘了刷牙。”他们从餐桌边站起来时，爸爸提醒道。

“要是能抢到厕所，我就去刷牙。”莉兹边说边朝格雷戈尔笑了笑。

这已经成了他们家特有的玩笑话。格雷戈尔最近在厕所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了。公寓里只有一间厕所，而格雷戈尔经常把自己反锁在里面，独自研究预言。家里人似乎都注意到了这件事情，只是不清楚其中的原因。妈妈老是拿格雷戈尔开玩笑，说他待在里面是为了打扮自己，去吸引学校里女孩子的注意。格雷戈尔一时无法反驳，只好装作被妈妈识破的样子，竭力表现得很尴尬。事实上，他的确在想一个女孩，但她不在学校里，而且他也不在乎她怎么看他的发型，他只想知道她是否还活着。

那个名叫卢克萨的女孩，虽然和格雷戈尔同为十一岁，但却早已是王之城的女王了。或者该这样说，她曾经是女王——就在几个月前，她不顾议会反对，偷偷溜出去和格雷戈尔会合，准备协助他去完成杀死灾星的使命。后来，她为了救小靴

# 地下城

子，只身在迷宫里和一群老鼠不断周旋，终于创造机会让一只非常英勇的蟑螂载着小靴子逃走了。但卢克萨现在在哪里呢？她会不会在死亡之地迷了路，做了老鼠的阶下囚？抑或是已经死了？还是发生了什么奇迹，让她安然无恙地回家了？还有她的蝙蝠欧若拉，还有太普——那只背着小靴子逃命的蟑螂。还有傻奇提普——一只嗅觉敏锐的大老鼠，她甚至只用鼻子就可以区分出物品的颜色。他所有的朋友们都失踪不见了，这一切都让格雷戈尔魂牵梦绕，日思夜想。

临走前，格雷戈尔告诉地底人，一旦有什么消息就立马通知他。他们本应该在洗衣房的隔栏那儿给他留张纸条——那个隔栏正是通往地下王国的入口。可他们为什么没这么做？事情到底进展得如何了？

卢克萨和其他人到底是生是死？自己能否仅凭一己之力解开神秘莫测的预言诗？这一系列的想法交织在一起，就快把格雷戈尔逼疯了。上课时，格雷戈尔很难集中注意力听课，和朋友在一起时他也经常失魂落魄。他忧虑重重，却又不得不瞒着家人；要是家里有人察觉到格雷戈尔产生了回地下王国的念头，一定会大为恐慌。他总是无法集中注意力，别人在和他说话时，他也时常充耳不闻；还老忘事，就像现在这个样子——

“格雷戈尔，你的背包！”他和莉兹刚准备往门口走，爸爸的声音就响了起来，“我想你今天可能会用得着。”

“谢谢你，爸爸。”格雷戈尔说着，避开了爸爸的眼神，不想看见爸爸眼中的担忧。

他和莉兹沿着楼梯走到公寓大厅，在即将走到马路上时，他本能地抱紧了自己。一阵冰冷的风径直灌进格雷戈尔的衣服里，他那件薄薄的外套好像根本抵御不了屋外的严寒。格雷戈尔看见莉兹眼里流出了泪水——她只要一遇到风就会忍不住流泪。

“咱们赶快走，莉兹，到学校就能暖和起来了。”格雷戈尔说。

他们急匆匆地穿过马路，在结满冰的人行道上努力走着。幸运的是，莉兹的小学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，她很快就可以到学校了。莉兹长得不高，体型在她这个年纪算是小的。因此，妈妈经常戏称她为“一层纸”。“大风一吹，你就不知道飘哪儿去了。”奶奶每次抱莉兹时总会这么说。现在想来，也许奶奶的话是对的。

“放学后你会来接我的吧？是不是？”莉兹站在校门口问道。

“当然了。”格雷戈尔说。她责怪地看了他一眼——格雷戈尔这个月已经有两次忘记去接她了，害得她不得不坐在办公室里等人来领她回去。“我一定会来的！”

将妹妹送进学校后，格雷戈尔一头扎进寒风里，心中居然

# 地下城

感到一阵轻松，尽管他已经冷得牙齿上下打颤，但至少此刻可以享受十几分钟的独处时光。他的思绪又一下子回到了地下王国，猜想着那里现在可能发生的事。格雷戈尔被叫下去只是时间问题——他自己深知这一点。这就是格雷戈尔为什么总待在卫生间研究新预言的原因，他得弄清楚那些吓人的文字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，好为自己下次的挑战做好准备。地底人的命运可都取决于他了。

但这些地底人究竟在干什么啊！他都快急死了。一开始，格雷戈尔还试图给他们的沉默寻找理由，可事到如今，格雷戈尔非但没有收到卢克萨和其他失踪伙伴的消息，就连阿瑞斯怎么样了都不清楚——阿瑞斯是一只黑色的大蝙蝠，他和格雷戈尔彼此信任，程度要超过任何地底人。不仅如此，阿瑞斯和格雷戈尔还是一对结合，他们都发过誓，将誓死守护对方。上次那段追踪、捕杀灾星的可怕旅程，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好事在此期间发生，那就是格雷戈尔和阿瑞斯的关系得到了改善，他们通过这段经历成为了谁都无法撼动的生死之交。但不幸的是，阿瑞斯受到了地底人和蝙蝠的排斥。为了救格雷戈尔的命，阿瑞斯让亨利——他的第一个结合——活活摔死了。尽管亨利是个叛徒，阿瑞斯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但是地底人还是十分憎恶他。他们甚至把没有杀死灾星的过错归罪到了他头上，但这其实应该是格雷戈尔的工作。格雷戈尔有种不祥的预

感——阿瑞斯此刻正在饱受折磨。

格雷戈尔拉开教室门走了进去，他竭力想着数学题，试图代替他对地下王国的担忧。每周五这个时候，他们班都会举行一场小型测验——今天也不例外。测验完毕，他在体育馆打了半场篮球赛，在科学课上做了个糖结晶实验，最终挨到了午饭时间。每到开饭前一个小时，格雷戈尔的肚子就会咕噜咕噜地响个不停。在这种寒冷的天气里，他越是省吃俭用，就越感觉饥饿有增无减。学校每天都会有免费午餐提供，格雷戈尔照例会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得干干净净——尽管他并不喜欢那个味道。所幸今天是周五披萨日，要知道，格雷戈尔非常爱吃披萨。

“给你，吃我的吧。”格雷戈尔的朋友安吉丽娜说道。随后，她便顺手将自己的披萨放进了他的盘子里，“我太紧张了，什么都吃不进去。”晚上学校的戏剧开演，她是主角。

“想再对遍台词吗？”格雷戈尔问。

一眨眼，安吉丽娜就把剧本塞进了格雷戈尔手里。

“我就这么跑过来麻烦你，你不介意吧？”

这话的意思就好像他不知道她要干吗一样。要知道，格雷戈尔以及他们的朋友拉瑞已经连续六周帮安吉丽娜对台词了。但这件事通常都会落在格雷戈尔的头上。冰冷干燥的冬日气候诱发了拉瑞的哮喘病，这使他不仅不能大声朗读，而且还会咳嗽个不停。就在上周，拉瑞再次发病，病情很严重，最后还

住进了医院，直到现在仍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。

“没关系，反正你也记不住。”拉瑞头也没抬地说道。他正忙着在餐巾纸上画东西，看起来好像是苍蝇的眼球。

“别这么说！”安吉丽娜喘着气喊道。

“你会成功的，就像你演上部戏时那样。”拉瑞说。

“是啊，上次我们都激动得坐不住了。”格雷戈尔点头表示同意。在上一部戏里，安吉丽娜的表现出色极了。

安吉丽娜听了，拼命压抑着脸上的笑意。

“这次你演什么？是虫子吗？”格雷戈尔问。

“据说，她这次出演的是城市版灰姑娘故事中精灵教母一角。”

“反正是带翅膀的。”拉瑞说，

“能开始了吗？”安吉丽娜问，“为了我晚上不至于被羞辱得太惨。”

格雷戈尔和她一起对起了台词。他不怎么介意这个工作，至少这活儿可以让他暂时少想些可怕的东西。

“在地上的时候好好表现。”他对自己说，“要不你就会把自己弄得像个笨蛋一样。”

那天格雷戈尔在学校的表现很不错。他上了所有的课，然后去接了莉兹回家，紧接着又去了拉瑞家。拉瑞的妈妈为了犒



劳他们，专门点了顿中餐外卖。吃完后，他俩去学校看了戏剧，戏剧很有意思，安吉丽娜是所有演员中演得最好的。回家后，格雷戈尔递给妹妹们满满一口袋的幸运饼干——都是他从晚饭里省下来的。小靴子从来没见过幸运饼干，吃得非常开心，差点连包装纸也吃掉了。

那天太冷了，干什么都不方便，于是一家人很早就上了床。格雷戈尔不仅把所有的毯子铺在了床上，还把外套也都盖在了上面，之后又加了几条毛巾。妈妈和爸爸一起进来向格雷戈尔道了声晚安，这让他很有安全感。爸爸凭空消失了好几年，回来后疾病缠身，便很少能够起床了。对格雷戈尔来说，父母两人同时过来帮他塞好被子确实是莫大的奢侈。

格雷戈尔的隐藏工作做得很好。就在几秒钟前，他的脑子还在想地下世界的事情，直到爸爸弯下腰，抱住他道了声晚安，他才压低声音，用妈妈听不见的耳语对爸爸说：“没有消息。”

这是格雷戈尔和爸爸特有的联系方式。从去年夏天开始，妈妈就禁止大家使用公寓里的洗衣房了。这也不能怪妈妈。过去的几年内，先是她的丈夫离奇失踪，紧接着是她的孩子——格雷戈尔和小靴子从洗衣房通风口的隔栏里落入了地下王国。亲人的失踪令她备受煎熬。她是用什么方法让大伙熬过这段情感和经济的双重危机的？嗯，这事儿格雷戈尔可说不上